

末路

水袖◎著



南海出版公司

末路

水袖◎著

南海出版公司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末路 / 水袖著. — 2 版. — 海口 : 南海出版公司,
2015.8

ISBN 978-7-5442-7872-0

I. ①末… II. ①水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158617 号

MO LU

末 路

作 者 水 袖

责任编辑 张爱国 冰 落

出版发行 南海出版公司 电话:(0898)66568508(出版) 65350227(发行)

社 址 海南省海口市海秀中路 51 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: 570206

电子信箱 nanhaicbgs@yahoo.com.cn

印 刷 三河市金泰源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 787 毫米×1092 毫米 1/16

印 张 20.75

字 数 340 千

版 次 2015 年 8 月第 2 版 201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442-7872-0

定 价 52.00 元

南海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

1

转业之前，方泽亮常听人说军转干部找工作是一件多么不容易的事：鞋底磨穿，好话说尽，脸色看完，不送礼办不成事，送了礼也未必能办得成事。总之，想找一份满意的工作，不脱一层皮是不可能的。

每当听到这些话，方泽亮总不以为然。心想，难肯定会难，但那也要看是谁了。

方泽亮的自信不是没有道理，他毕业于上海第二军医大学，有 20 年的工作经验，出过专著，副高职称，论文多次获得军队科技进步奖，在省城医疗系统也算是知名人物。

所以，在同一批转业的战友上蹿下跳、四处求人的时候，只有他方泽亮一副休闲打扮，稳坐家里买菜做饭、看书，偶尔也去打打保龄球，尽情享受这段难得的闲暇时光。

到了八月，一批转业的战友陆续收到通知去上班了。

又过一个月，没接到通知的就剩下几个人了。

方泽亮坐不住了，正想去军转办问问，电话来了，通知他明天去卫生厅人事处报到。

放下电话，方泽亮无声地笑了。

南国的九月，好像根本不知道有秋天这回事，太阳依旧很毒，树依旧很绿，卫生厅大楼的玻璃幕墙依旧熠熠闪光。

大楼的空调很凉，方泽亮还没走进大楼，就感到冷气扑面而来，让人觉得浑身舒服。

通知上并没说具体分配他到哪个部门，只说让他到人事处报到，所以，他心里不免有种期待，又有些忐忑。

电梯直达8楼，正副厅长办公室、人事处、办公室等要害部门都在这一层。

楼道里很静，每间办公室的门都半开着。方泽亮找到挂着“教育人事处”牌子的房间，轻轻敲了几下。

迎上来的是位40岁上下的女士，质朴却显得漂亮，热情而又稳重，着一身素色素花的连衣裙，发式和表情都极不张扬，脸上是适度的笑容，声音压的很低地问：“请问您找谁？”

方泽亮注意到她用了个“您”字，因为在这个南方省份用“您”字称呼人的并不那么普遍。于是，他也尽量用温婉的语气说：“您好，我是今年的转业干部，军转办通知我来报到的。”

女士“哦”了一声，随即脸上的微笑灿烂不少，她热情地给方泽亮让座、递水，自我介绍说：“我叫云一朵，教育人事处处长。”

方泽亮笑了笑：“云处长不仅年轻有为，就连名字也让人过目难忘。”

云一朵微微咧咧嘴，姿态优雅地坐在大班椅上。她匆匆看了看方泽亮递过来的介绍信，说：“原来你就是方泽亮呀，早就听说过你的名字，没见过人，想不到还这么年轻。”

方泽亮虽然嘴上谦虚道：“哪里，哪里，我都40出头了，已经不年轻了。”心里却很得意。

云一朵把介绍信折好放进信封，沉吟片刻，说：“关于您的工作问题，军转办在向我移交档案的时候已经把您的基本情况做过介绍，我也请示了厅里的主管领导。我们认为，您是搞业务的，而且技术又很出色，如果把你留在厅里，可能的结果就是厅里多了一名冗员，一线少了一名称职的医生，所以嘛……”

云一朵说到这里抬头看了看方泽亮。

虽然云一朵下半句话没说出来，但方泽亮也读懂了其中的意思。厅里压根没打算接受他。话说回来，他也志不在此。所以，他索性不吭声，静静地等着她把下面的话说出来。

云一朵并没有接着刚才的话说，而是叹了一口气，像是自言自语，又像是说给方泽亮听的：“现在大医院的就业压力也很大，人人都想往里挤。大医院本身既要引进急需的人才，又要接受一定比例的应届毕业生。瞧瞧，我这儿光是领导批的条子就有一大摞，哪里安排得下。”

说完，又看了看方泽亮。

云一朵的这一番话，无疑又把他进入大医院的路也堵死了。

方泽亮转业前所供职的那家部队医院就是三级甲等医院，所以他的理想就是能分到同样层级的医院继续当医生。听云一朵这么一说，感觉理想是实现不了了，他的脸色显得越来越难看，并突然觉得身上有点热，一摸额头，上面竟有一层细密的汗珠。

云一朵大概也看到了方泽亮额头上的汗，她把水杯往方泽亮身边推了推：“方医生请喝点水。”然后又瞅了一眼空调，见空调的指示灯亮着，说明空调运转良好。

云一朵的话把方泽亮内心深处的高傲激起来了，心里说这破地方引进过高级人才吗？都他妈的在别处混不下去的，弄几张假文凭，送点钱，到这摇身一变就成了高级人才了，难道我不是人才？我才是真材实料的呢。

方泽亮只顾在想，云一朵下面又说些什么他根本没听，不过她的最后一句话倒是结结实实灌进了他的耳朵：“您明天到热带疾病防治所报到吧。”

“什么，热防所？你要我去那种地方？还不如不接收我。你们不是口口声声说什么对军转干部要妥善安置、合理使用、人尽其才、各得其所吗？做起来咋就不是那回事儿了呢？是不是我没送礼？”几乎连想都没想，这些话就从方泽亮口里倾泻而出。

云一朵宽容地笑了：“方医生您别生气，别看热防所单位小，但实惠，去了你就知道了。首先工资问题不用操心，国家财政拨款。至于其他的吧，你们可以搞些创收，比如说开个诊所什么的，所得收入我们厅里分文不取。放心好了方医生，好处还多呢，比如说……”

“算了吧，想发财我早就拿笔复员费去开诊所了，说出来我都感到自己崇高。我不是那种眼里只有钱的人，我不求别的，只想去一家大点的医院当医生，为群众治病，这要求过分吗？云处长，你说说，像我的学历、职称和能力，就省里这几家医院，去哪家都说的过去吧？我没想去和谁争官当，就想踏踏实实做点事，就这也不行。现在简直就是所有的衙门都朝南开，不花钱你就进不来。”

方泽亮这番话弄得云一朵脸上也挂不住了，她的脸色一阵红一阵白。本想喝住方泽亮，但考虑到眼前的这位毕竟是军转干部。

她深吸口气，缓声说：“方医生你这样说就有点过分了，希望能体谅国家的困难，只要努力工作，在基层单位一样可以大有作为，有句话说的好，是金子在哪儿都可以发光。”

虽然云一朵的话说得既严密又有原则性，但方泽亮却感觉到了那话的虚

假温度，这让他很心寒。他知道，事情的实质并不取决于他是不是人才，而是他既没有后台和背景，又没有花钱走路子。

方泽亮冷笑一声：“发光？我平生最鄙视的就是这句话，这都是那些功成名就的人骗那些求名无门、求利无路一类傻鸟的话，透着虚伪，透着居高临下的得意，我可不信这套。”说完，拿起介绍信就往外走。

云处长追了出去：“方医生，你再想想，想通了给我打电话。”

方泽亮头也不回地径直走了。

2

回到家里，妻子严梅正在做饭，见方泽亮气呼呼的样子，就知道准是工作分配不理想。结婚这么多年，她还是比较了解自己丈夫的，心里装不住事，喜事愁事都挂在脸上。

严梅递过来一瓶饮料，陪着小心问：“卫生厅那边怎么样？”

方泽亮把刚喝两口的饮料罐“啪”的一声墩在桌子上，橘黄色的饮料喷出好高，洒了一桌子。严梅嗔怪地瞪了方泽亮一眼：“瞧你，这么大的人了，怎么一点沉不住气，动不动就发火，遇事说事，你发火有什么用？”

方泽亮看严梅一眼，就把到卫生厅报到的情况说了说。最后说：“反正我死活都不去那儿报道，我看他们还敢不给我安排工作？不行就再等一年。”

严梅说：“我看你得改变改变观念，在部队这么多年，你太顺利了，好像今天你得到的一切都是顺理成章的，你或许不知道，在地方想混出点名堂有多难，就拿我来说吧……”

“说你干吗？”方泽亮打断了严梅：“我凭的是能力，有实力到哪儿我都不怕。”

严梅说：“算了吧，你以为你是谁？有能力怎么了，这社会上有能力的人多啦，我看离开谁这地球都照样转。给你个忠告，千万别太把自己当回事儿。想想看，人生几十年，短暂的就像漫漫长夜里的一道闪电，才能照亮多大一会儿？个人与社会比，个人是什么东西？社会与日月星辰比，社会是什么东西？别把‘我’放大到挡住视线的程度，我看既然分你去热防所就去吧，就你那脾气，既不懂请客送礼，又不会拉关系找路子，再等一年就有好工作

了?”

方泽亮没想到学建筑的妻子竟然说出这么一番道理，一时间竟然不知如何反驳。

人往往就是这样，有时候改变自己坚持的想法很难，但有时也很容易，一念之间的事。他想想也是，忙忙碌碌这么多年也该换个活法了。热防所单位小，事情少，工作很清闲，去就去吧，东方不亮西方亮，指不定能干出点什么事来呢。

一听方泽亮说同意去热防所工作，云一朵一定要亲自驾车送方泽亮去热防所报到。

方泽亮说：“不用你送，我自己去就行了，这么多军转干部个个你都送，还不把你忙坏。”

云一朵说：“别人我不会送，只送您，因为您是第一个敢在我面前发脾气的人。”

方泽亮听了这话，心里就有些过意不去，说：“昨天的事实在对不起，我太不冷静，请别介意。”

云一朵笑笑说：“恰恰相反，我觉得你这人挺性情、挺真实的。遇到自己不舒心的事憋在心里不说，还要装出一副高兴的样子，那还叫人嘛？活着就没劲。不幸得很，我就是这活着没劲中的一个，所以很羡慕你的率真。”

方泽亮看看云一朵的脸，见她并无调侃自己的意思，也就很认真地说：“别那么说，你和我不一样，我一个搞业务的，因为对仕途没兴趣，所以也就没有负担，脾气虽然赖点，但谁还能不让我工作？凭本事吃饭就有这点好处。”

云一朵斜了方泽亮一眼，嘴里重复着方泽亮刚刚说的话：“你凭本事吃饭？那我凭什么吃饭，凭姿色？我这姿色也不怎么样啊。”说完自己先笑了。

方泽亮连忙解释：“不是那个意思，我想表达的是，吃业务饭和在官场上混是两个概念，差别应该很大的。像你混在厅里……原谅我用了个‘混’字，环境使你不得时常伪装自己、委屈自己、改变自己、迷失自己，但只要在心里保留那份纯真就可以了，我理解你。”

云一朵慢慢把车停了下来，认真地看着方泽亮说：“想不到你这么懂人，确实是这样。在机关沉浮，每一步都要计算得很精确，稍有差池，严重者会葬送前途，轻者也会影响到自己的升迁。说穿了，这官场没那么多像媒体上宣传的那些大道理，什么政治觉悟啦、业务素质啦、群众基础啦，统统扯淡，还不都是些卑微的感情、庸俗的关系、利益的争夺。像一只无形的手掌控着

人的命运，置身其中，每天面对的都是戴着面具、说着言不由衷话的人，而这些人眼睛紧盯的还是位置。谁也不想这样，但没办法，即使不想当官，为了自己能顺畅地在这儿混下去，也得这样。”

方泽亮听得出，这的确是她的切身感受。一个管人事的处长，并且不怎么熟，能把心里的话说给他听，心中很感动。便在心里搜索着恰当的词语，来传递他的这种意思：“人生就是这样，不同的人生轨迹便有不同的生活内容，虽然从理论上说人生有很多种选择，其实具体到每一个人只有一种选择，不管你是否适合，不适合你只有再塑造自己，使你适合这个环境。不同的生活圈子有不同的生活乐趣，当然烦恼也不同，如果硬要找一个能够把握的原则的话，我认为就是不做伤天害理的事，不丧失人格，不过分追名逐利，活得踏实，别日后给自己留下太多遗憾。”

云一朵点点头：“你说得很好。套用一句电影台词说：‘人在官场，身不由己’，有很多时候人是被习惯势力推着走的。比如说，别人都在为自己的所谓‘进步’挖空心思地找路子，寻靠山，你做不做？不做你就要耐得住原地踏步的落寞。当然，洁身自好的官员也不是没有，只是比较稀缺而已。”

方泽亮说：“理解。这一段闲着没事，经常翻阅史书，长了不少的见识，当官这活可不是任谁都能做得了的。现在就不用说了，就是在古代，想在官场上混那是需要本领的。我总结了一下，发现做官必备以下‘素质’：一有邓通之勇。你知道西汉时的邓通吧？平时在汉文帝身边总是装作痴傻的样子，后来官至上大夫，还是一副奴仆相。文帝生了恶疮，脓水臭气熏人，太子厌恶不前，邓通反以为快，有了效犬马之劳的机会，每日吮数次，令文帝感动不已，加官晋爵外，又把蜀郡赏赐与他，并恩准他可以铸币。从此，邓氏币满天下，一夜暴富。”

“二有吕不韦之识。吕不韦深谋远虑，看准了就舍得下注，他断定在赵国做人质的秦王孙子楚日后必成大业。于是对子楚敬而有加，又将爱妾赵姬拱手奉上。后来，子楚果然做了秦庄襄王，身价百倍，吕氏也随之圆了‘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’的美梦，当上了一国丞相。”

“三有易牙之狠。齐桓公一次心血来潮，说了一句玩笑话：‘寡人尝鸟兽虫鱼之味几遍矣，所以不知者，人肉味何如耳？’说者无心，听者有意，易牙回家把三岁的儿子杀掉，并亲手烹得如嫩羊肉一般鲜美，送给齐桓公吃。齐桓公根本没想到易牙如此忠心。易牙说：‘忠臣者不有其家。’易牙因此成为桓公之宠臣，被委以高官，大权在握。”

“四有赵师择之技。南宋时韩侂胄权重势大，炙手可热。一次他带着一批

官员在南园喝酒，经过一处山庄竹篱茅舍时，韩随口说一句：‘这里真是田园美景，只是缺少鸡鸣犬吠声。’刚说完不久，忽然听见不远处有狗叫声。大家循声望去，并不见狗的踪影，走近一看，原来是工部侍郎赵师择趴在花木丛中学狗叫。赵师择因学狗叫的逢迎之技，深得韩的重用。”

云一朵说：“你说的这几种情况只是特例，并不能说明问题。其实，真正有才华的人不用这些下三滥的手段也能做官。”

方泽亮说：“我不这么看，没有上述之能一是做不上官，二是做了官也不长久。与这些无耻的官僚相比，单凭才华就想做官的人可就差得太多了。唐代的孟浩然，山水诗人，才高八斗，在鹿门山隐居到40岁，从未接到朝廷要他出来当官的诏书。他失去了耐心，不甘再与山水渔樵为伍，也不想老死于山野茅宅之中，打点行装前往京师寻找机会。一日与挚友王维家中小坐，忽报天子驾到。孟慌作一团，急忙之中躲进床下。然为时已晚，唐玄宗有所察觉，责问王维何故？当得知是孟浩然时高兴地说：‘朕闻其名而未见其人，他为何害怕藏起来？’”

“孟从床下爬出，玄宗要他即席朗诵一首诗作。孟选了《归终南山》：‘北阙休上书，南山归敝庐，不才明主弃，多病故人疏。白发催年老，青阳逼岁除，永怀愁不寐，松月夜窗虚。’”

“玄宗听罢感到一片牢骚之声，尤其对‘不才明主弃’一句大为不满，勃然变色斥责道：‘卿不求仕，朕也不厌卿，为何拿此语诬我？’巧遇不欢而散，孟遣返回乡。”

“经此打击，孟浩然终于懂得了，文才和做官是两回事，自己不具备做官的气质和智能，连敲门的技术都不会，更遑论其他了。说到底，做官必须有城府般的深沉，含垢纳污般的容量，温良恭俭般的谦和，翻手覆云般的权变，察言观色的机敏，老练圆滑的官场经验，深藏不露、苟合取容的官僚素质。云处长，和你一聊就能感觉到你是个不错的领导。其实，在咱们国家做一个好官很容易，因为老百姓对官员的期望值很低，要求很少。”

云一朵说：“你刚才说的这些事例都太极端，几千年才有那么几起，不能说明现在官场的状态。我也不完全同意你的看法。尽管如此，你的旁征博引和记忆力让我很佩服，也感到很舒服。不是跟你玩清高，就内心而言，我眼中的男人多数都是俗不可耐，面目可憎。你却像一股清新的风，身上带着花草和土地的气息，希望我们能成为朋友。对了，以后别叫我处长，如果你真的拿我当朋友。”

方泽亮脸上洋溢着近乎天真的微笑，问云一朵：“你真是这么想的？那

可真是我的荣幸。不过，说真的，交我这样的朋友，也不辱没你什么。我是个很自尊的人，你虽贵为处长，但我决不会轻易打扰你，更不会向别人说起，借此炫耀。我喜欢真诚的、平等的、无功利色彩的友谊，我这人不会为权利折腰，却会为人品折腰；不会为名人折腰，却会为美女折腰。何况本人还颇有才情呢。”说完，自己伸伸舌头先笑了。

云一朵笑笑：“没想到，你还挺不谦虚的。”

方泽亮说：“假谦虚才叫人烦呢。”

往往是这样，有的人整天在一起，却没有一句真诚的话，所以永远都是貌合神离。两个素昧平生的人，只要敞开心扉，也就很容易沟通。方泽亮和这位年轻的女处长就是这样，两个人越谈越觉得虽然彼此性格不一样，但在见解上却有很多共同点。

云一朵看看表说：“时间不早了，10点半还有一个会，我把你送过去还得赶快返回。这是我的名片，有事给我打电话吧。”

方泽亮问：“行啊，问一句：打电话有禁忌吗？”

云一朵说：“当然有，夜里别打。”

说话间，车子已到了热防所的大门口，已经有人看到了云一朵的车子。

云一朵说：“我就不进去了，进去又要耽搁半天。我也给你点建议，刚从军营走出来，可能会有些不适应，坚持一下就好了。记着，多观察，少说话。别看这个单位不大，里面是是非非的事还是少不了，能置身事外最好，躲不开时也灵活些。”

方泽亮握住云一朵递过来的手握了握：“谢谢，我会的，但就怕树欲静风不止。”

3

热防所是一座封闭的小院，墙上爬满了绿藤。院墙外是一片闲置的海滩，野草长得有一人多高，虽然有些荒芜，但绝不感到颓败。一块“省热带病防治所”的牌子挂在门口的左侧，岁月和风雨给这牌子涂上了一层浓浓的陈旧，这与院子里那精致的花坛，挺拔的椰子树有点不协调。

站长叫翟玉光，50多岁，乍一看蔫头巴脑的，身上没有一点活力和精神，穿着打扮有点像乡镇干部。但看久了又觉得他的眉眼挺慈祥，衣服虽不时尚但很得体，这一切都使得他看上去颇显忠厚。最为引人注目的还是他那满头白发，就像戴了一顶白帽子。

翟玉光见了方泽亮一个劲地说欢迎，表面上看挺热情，但笑脸总也掩饰不住后面的不自在。方泽亮从他那闪烁不定、不敢和方泽亮对视的眼神里分明读到了另一种东西：他心里一点也不喜欢自己的到来。

翟玉光的办公室很大，窗明几净，墙上挂满锦旗和奖状，按年月排列，最早的一面竟然是1960年的，比方泽亮的年纪还大。

翟玉光递给方泽亮一瓶矿泉水，给自己点上一支烟，深深吸了一口说：“云处长昨天打来电话，说给我们这儿分来一名医生，没想到是你。方医生的大名我早就听说过，只是无缘谋面，像我们这种小单位，开学术会也好，表彰大会也好，只要是能露脸的好事统统没份儿。”

方泽亮附和着说：“的确有这样的情况，往往来自大单位的学术成就比较受评委和领导们的重视。”

翟玉光说：“以方医生的名声和所学专业，怎么会分到这儿来呢？我觉

得太不可思议了。这儿是啥地方？被人遗忘的角落。现在人们的生活改善了，相应的健康意识也增强了，热带病少而又少，所以咱这块根本不受重视。说不受重视还是自己抬高了自已，应该说根本没人理。方医生应该留在厅里或者到大医院去，那里才有施展才华的空间。”说完瞟了一眼方泽亮，眼睛里飘忽着捉摸不定的光。

方泽亮说：“人已经来了，说啥都没用了，至于为什么会分到这儿来我也不清楚，想必是我没活动吧。”

翟玉光说：“不活动怎么行，在家坐着等现成，哪有这好事？这时候你一要舍得下本钱，二要争分夺秒，否则，本来是你的就不是你的了。”

见方泽亮没反应，翟玉光又以关切的口吻说：“其实你现在活动还来得及，部队的情况我也略知一二，如果今年找不到合适的工作，可以再等一年。就是等一年，也比窝在这地方强。”

翟玉光的话更证实了方泽亮的判断，他来这也是不受欢迎的。很明显，无论年龄、学历、知识结构，他都明显优于翟玉光，翟玉光是担心自己的位置不保，要不是他说的这么明了，方泽亮压根还没往这儿想过。

为了让翟玉光放心，方泽亮说：“屈什么才呀，你翟站长不也在这干了这么多年？既来之，则安之。我也表一个态，有什么工作需要我做的你就交给我好了，我会积极配合的，保证还是部队那一套，指到哪儿打到哪儿。”

翟玉光笑笑：“瞧方医生说到哪儿去了，有很多事我还得仰仗你呢。等会我们去吃饭，顺便和站里的人认识认识，咱这儿有十几号人，女性多男性少，我整天被这些女人吵得晕头转向。”配合着自己的话语，翟玉光的脸上做出痛苦状，头摇个不停。

电话响了，趁着翟玉光接电话，方泽亮走了出来。

他仔细地打量着这个院子，院落子里满是掩映着密集的奇花和热带林木，天空被分割成极细极小的方块状，光线像一阵金色的微波似的铺开，能闻到那种从潮湿的花坛里散发出来的微香气息。站在这院子里，方泽亮心里有种异样的感觉：出自人工而且使人陶醉、闻起来并不爽快却又似乎媚人，也许这里应该是女性的花园。

方泽亮正在院子里边看边想，随着一声门响，从免疫室走出一位女士，看到方泽亮略一迟疑，马上走了过来，脸上带着亲切的微笑，说：“你是方医生吧？我叫朱红，是所里的护士，以后就叫我小朱吧。”说着伸出手和方泽亮握了握。

这是方泽亮除了翟玉光以外，见到的热防所的第一个人，所以看得格外

仔细。朱红虽然个子不高，但长得很不错，气质也很好。

方泽亮简单地介绍了自己：“我叫方泽亮，部队转业，今年41岁，老家在山东。”

朱红轻声笑了笑：“所里已经好几年没进人了，十几天前就知道我们这儿分来一名军转干部。不知道别人心里咋想，反正我是打心眼里欢迎你的到来。军人素质高，相信人也会很正派，我们这里太需要这样的人了。以后免不了向你讨教。”说完，对着方泽亮友好地笑笑。

翟玉光打完电话也从办公室走了出来，朝方泽亮摆摆手：“走，看看你的办公室。”

翟玉光把方泽亮领到一间房子前，打开门，一股怪味扑鼻而来，雪白的瓷砖铺成的地板上散落着很多黑色的颗粒，一看便知是蟑螂或者壁虎的排泄物。

翟玉光皱皱眉，大声叫：“高玉萍，高玉萍！”

随着高跟鞋的响声，一位年约50的女人跑了过来，娇声娇气地说：“叫什么，叫什么，被狗咬了还是谁踩到你的尾巴？”

翟玉光很不满意地说：“怎么搞的嘛，昨天就交代了，让你把这间房子打扫一下，为啥没动？”

高玉萍朝方泽亮斜一眼：“谁知道他来不来呀，昨天卫生厅不是还打电话说方医生不一定来吗？”

翟玉光拉下脸：“废话，方医生来不来卫生总得打扫吧，这算什么理由？快叫你们办公室的几个人过来，马上把这间房打扫干净。”

方泽亮急忙说：“别，别，不劳老高驾了，我自己来。就一点蟑螂屎，好弄。这儿有拖把吗？”

高玉萍慢腾腾地说：“有，我这就去拿。”

翟玉光朝方泽亮略感歉意地笑笑，抱怨道：“这些人越歇越懒，一点自觉性都没有。但话说过来，这也是没法子的事，谁不想做事呀，但却没有事情可做。”

高玉萍把拖把、扫把拿过来了，翟玉光说：“老高，你帮方医生打扫打扫，我去安排一下，等会儿下班出去吃饭，为方医生接风。”

翟玉光一走，高玉萍唠唠叨叨说个不停，说来说去话题都是围绕着翟玉光：“这个老翟可烦人啦，别看外表半死不活的，性格可急啦，一点不好就大呼小叫的。我可不管那一套，惹恼了我就骂他。”

方泽亮一眼就看出明白了，这是一个头脑简单、恩怨分明，又没有多少知

识的女人。与这种女人打交道虽然不费神，但前提是你必须让着她，让她感到自己的重要，虚荣心得到满足，这样她才会成为顺毛驴。

方泽亮说：“我初来乍到，还请老高多帮助。”

高玉萍瞄了方泽亮一眼：“别老高老高的叫，我比你也大不了多少，让你这么一叫好像我有多老似的，以后叫高大姐吧。”

方泽亮笑笑：“好，叫你高大姐。”

中午饭搞得挺丰盛，高玉萍点的菜。热防所十几号人围坐一起说说笑笑，表面上气氛很融洽，其实方泽亮一眼能看得出，在这十几个人的圈子里面，又有小圈子。每个单位都一样，哪怕有三个人的单位，也会出现小圈子，圈子的中心就是权力最大的那个人，这个小圈子把一个单位所有的好处都包圆了。

高玉萍无疑是离翟玉光最近的人，她点菜、要酒，表现得自信而又活跃，那种接近领导的优越感和满足感都写在了脸上。

翟玉光端起酒杯和方泽亮碰一下：“我代表热防所全体人员欢迎方医生的加盟。热防所是个小庙，就怕装不下方医生这尊大佛。方医生是大医院来的，以后多出出点子，想想办法，把咱们所的工作也拓展拓展。”

翟玉光一喝酒就上脸，而且连眼珠都红了。但酒的确能营造出亲切友好的气氛，尽管这气氛有些虚幻。随着酒精越聚越多，他的话也逐渐多起来，而且脸上满是笑容。

他挨个儿敬了大家一圈后说：“方医生今天就算分到我们单位了，以后大家在一个锅里搅马勺，都过来，每人最少敬方医生一杯酒。”

虽然翟玉光发了话，却并未见人动。方泽亮解嘲似地说：“初来乍到，还是我敬大家吧。”说这话时脸上极不自在。

这时，对面站起来一位女士：“我敬方医生一杯，我姓华，叫采芹，欢迎你到热防所工作。”

方泽亮说：“谢谢，我初来乍到，还请多关照。”

华采芹无疑是这里面最抢眼的女人：二十八九岁的样子，身材纤细高挑，穿着淡绿色的T恤，齐颈的黑发散漫地披着，面无粉黛，却很白皙，一双眼睛非常有神而且秀美。

方泽亮觉得她的美丽还在其次，她身上散发着一股高贵、成熟的女人气息。

方泽亮问华采芹说：“如果我没猜错，你的名字应该是取自《诗经·鲁颂·泮水》，‘乐思泮水，薄采其芹’，对吗？”

华采芹点点头：“这么多年，很少有人知道我名字的出处。本来我的名

字极雅，却被人叫的极俗，都把我的名字当成彩色的‘彩，’钢琴的‘琴’了，就凭这我也得再敬你一杯。”

高玉萍斜了华采芹一眼，不满地说：“你就别敬了，要是每人都敬两杯，还不得把方医生喝爬下。于小莉，该你敬了。”

那位被称作于小莉的女子白了高玉萍一眼：“高阿姨，你想玩美女救英雄？方医生好像被你保护起来了一样。人家一个大男人，多一杯酒就爬下了？你也太小瞧人家方医生了，我偏要敬两杯。”

高玉萍一脸不屑地说：“爱敬几杯敬几杯，你多能耐呀。”

于小莉端着酒杯走到方泽亮身边，说：“方医生，你来了，热防所就多了一份新鲜血液，能和你成为同事，是缘分，也是我等的幸运。来，我敬你。”说完，一饮而尽。

方泽亮又倒上一杯酒，说：“谢谢小于，你过奖了，其实感到幸运的是我。来日方长，希望大家能像一家人那样和睦相处。我干了这杯酒，算是敬你。”

喝完杯里的酒，于小莉又给方泽亮倒上满满一杯。趁于小莉倒酒的时候，方泽亮打量了她一眼。于小莉大概 30 出头，身材微胖，肤色细腻、红润，声音甜美，很有亲和力。

人就是这样，初次见面，如果对方的眼神是真诚的，语言是和缓的，声音是悦耳的，态度是友好的，面容是和善的，基本就可以判断这是一个能处得来的人，那感觉就像是看碧蓝的天，清澈的水。相反，如果觉得话不投机，马上就会有一种风雨塞途的预感。

方泽亮想，于小莉应该是个可以谈得来的人吧。但后来发生的事情证明，他的感觉错了。